

历代名家小品文集

四朝闻见录

南宋·叶绍翁

著

符均

注



三秦出版社

四朝闻见录

[宋]叶绍翁 著
符 均 注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甲集 (1)

恭孝仪王大节 潘阆不与先贤祠 东莱
南轩书说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学》
赐燕滌爵 大臣衮衣见百官 庆元六君子
卫魁廷对 布衣入馆 光尧幸径山 宪圣拥
立 光皇命驾北内 止斋陈氏 宏而不博博
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词
学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学 中和堂御制诗
请斩乔相 三文忠 天子谏 华子西 刘三
杰扶陛 请斩秦桧 请斩赵忠定 九里松用
金字 寿星寺寒碧轩诗 夏执中扁榜 三省
南屏兴教磨崖 天竺观音 易安斋梅岩亭
五丈观音 柳洲五龙王庙 张司封庙 忠
勇庙 忠清庙制词 径山大慧 宏词 文忠
答赵履常 徐竹隐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龟
考亭 洪景卢 赵忠定抡才 太学诸生置绶

纸 心之精神是谓圣 郑节使酒过 史越王
表 杨和王相字 朱赵谥法

卷二 乙集 (66)

高宗驻蹕 武林 武林 钱塘 洛学
吴云壑 赵忠定 吴云壑 又 高宗御书石
经 光皇御制 三王得 清湖陈仙 乌髭药
光拙庵 万年国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
益公 孝宗恢复 秦桧王继先 杨沂中穴西
湖 普安 楮券 宪圣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
士 又 佑圣观 庄文致疾 宁皇二屏 陆
放翁 熊子复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宪圣
拥立 攻媿楼公 翁中丞 张于湖 真文忠
居玉堂 又 甲戌进士 函韩首 胡桃文鹤
鸽色炭 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 吕成公
编文鉴 洪景卢编唐绝句 秦小相黄葛衫
秦夫人淮青鱼 高宗好丝桐 黄振以琴被遇
倪文昌请以谏议大夫入阁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宫烛 柔福帝姬 技术不遇 刘翥边报
陆石室 开禧兵端

卷三 丙集 (127)

褒赠伊川 虎符 逆曦伪服印 万弩营

来子仪 朱希真 宁皇进药 秦桧待北使
真文忠公谥议 悼赵忠定诗 鹁鸽诗 宫
鸦 田鸡 史越王青词 司马武子忠节 张
史和战异议 宁皇登位 叶洪斥侂胄 景灵
行香 王医 高士 萧照画 慈明 节度
注脚端明 秃头防御 贤良 第一则 第二
则 第三则 高宗六飞航海 韦居士 九里
松字 王正道 张通古 史文惠荐士 孝宗
御制赐吴益 闽人讹传兆域 天上台星 洞
仙歌 方奉使 草头古 二元 单夔知夔州
宁皇御舟 两朝玉带之祥 张公九成玉带

卷四 丁集 (186)

宁皇即位 庆元丞相 考异 考异 考
异 考异 庆元党 考异 文公谥议 覆谥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以下御笔 科举
为党议发策 嘉泰制词

卷五 戊集 (223)

岳侯追封 考异 遗事 毕再遇 周虎
田俊迈 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 罢韩
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又
臣寮上言 给舍缴驳论疏 尚书省榜 因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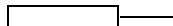
党诏谕中外百官 考异 庆元嘉泰开禧年间
事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韩势败笑鉴 阅古
南园 南园记考异 四夫人 满潮都是贼
逆曦归蜀 伶优戏语 侂胄助边 韩墩梨
黄胖诗 刘淮题韩氏第 西湖放生池记 犬
吠村庄 考异 李季章使敌诗 庆元开禧杂
事 淮民浆枣 浦城乡校芝草之瑞 台臣用
谣言 好女儿花 秘书曲水砚



四朝闻见录卷一 甲集

恭孝仪王大节

恭孝仪王讳伸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视，则肉块。以刃剖块，遂得婴儿。先两月，母梦文殊而孕动。二帝北狩^①，六军^②欲推王而立之，仗剑以却黄袍，晓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犹未退，则以所仗剑自断其发。其徒又未退，则欲自仗剑以死。六军与王约，以逾月而真主不出，则王当即大位。王阳许而阴实款其期^③。未几高宗即位于应天^④，王间关度南^⑤，上屡嘉叹。王祭濮园^⑥，尝自赞其容曰：“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月当孟夏^⑦，二十有九，余乃始生，濮祖之后。性比山麋^⑧，貌同野叟。随圆就方，似无为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湛然灵台^⑨，确乎不朽。”“不污不苟”，盖自叙其推戴^⑩事也。尝游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之句。葬西湖显明寺。子孙视诸邸最为





蕃衍，盖恭孝之报云。

【注】

①二帝北狩：二帝，指宋徽宗和宋钦宗。北狩，指被金人俘虏。

②六军：泛指朝廷的军人。

③款其期：延缓期限。

④应天：今河南商丘县。

⑤间关度南：间关，道路崎岖难行。度南，向南方走去。

⑥濮园：濮王园陵。北宋仁宗皇帝无后代，死后，以濮王允让之子赵曙为太子，继位登基，是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议久不定。次年，侍御史吕诲、吕大防等力主称宋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立濮王园陵，称为“濮园”，并贬吕诲等人出外，旧史称为“濮议”。

⑦孟夏：阴历四月。四季中，第一个月称为孟。

⑧山麋：即麋鹿。因其多生活于山中，故名。

⑨灵台：心灵。

⑩推戴：推奉拥戴。

潘阆^①不与先贤祠

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俗呼为潘郎。



闾工唐风^②，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唯落魄不检，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捕^③闾急甚。闾自髡其发，易缁衣^④，持磬出南薰门。上怒既怠，有为闾说上者曰：“闾不南走粤，则北走辽。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时闾已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闾以老懒不朝谒为辞，自封还敕命。时文法疏简犹若此。未几论者谓闾终秦党，语多怨望^⑤，编置信上。至信上，酌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犹称记室旧衔也。先是卢多逊与潘善，故有四门之命。多逊譖^⑥赵普不行，普相，多逊罢，故闾终不免。嘉定间临安守建先贤堂于西湖，欲祀闾于列，有风^⑦不宜预者，遂黜闾。事见《祠记》。进德行而退文艺，先节义而后功名。

【注】

①潘闾：字逍遥，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著有《逍遥集》。

②唐风：唐诗的风格。

③坐捕：因犯法被追捕。

④缁衣：浅黑色僧服。

⑤怨望：埋怨、责备。

⑥譖：诋毁。

⑦有风：指流行于世的社会习俗、风尚等。有，助



词，无实义。

东莱^①南轩书说

孝亭先生^②尝观《书说》，语门人曰：“伯恭东莱字。直是说得《书》好，但《周诰》中有解说不通处只须阙疑，熏亦不敢强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高处，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又谓“南轩《酒诰》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处，诚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备载南轩之说：“酒之为物，本以奉祭祀、供宾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丧身，即天之降威也。释氏^③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④；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⑤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慝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谓天理^⑥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释氏恶其泥沙之浊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则无水可饮矣；



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澄清者可酌。儒、释之分也。”

【注】

①东莱：即吕祖谦，南宋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

②考亭先生：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因晚年徙居建阳考亭，故也别号考亭。

③释氏：指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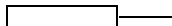
④蔬茹：指蔬菜一类的素食。

⑤淫慝（tè）：邪恶不正。

⑥天理：宋代儒学的基本概念。谓万古不变，天经地义之理。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①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





圣人因人物之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矣。”真文忠公^②德秀观考亭之解，以为“生我者太极也，成我者先生也，谓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与文忠为友而辈行过之，乃大不取其师之说。其自为论，则曰：“维天之命，於穆^③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谓之性，而贵于物焉。《汤诰》曰：‘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则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拟哉？或疑万物通谓之性，奚独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则有气质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汨乱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为一者，必非识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为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辩，各主其说。或当燕饮旅酬之顷，静春必与公辩极而争起。公引觥^④命静春曰：“某窃笑汉儒聚讼^⑤，吾侪岂可又为后世所笑？姑各行所学而已。”刘犹力持其说不已，著为《就正录》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专言乎人而不杂乎物也，其发明性命、开悟天下后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两句兼人



物而言，嗟夫，言似也而差也！尝考古先圣贤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专以人言而不杂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乐记》亦曰‘则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则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或兼人物而言，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当如告子之见。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⑥，食色无不善无善之说，纵横缪戾^⑦，固无足取。至于生之谓性，孟子辩焉而未详，得无近是而犹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辟之曰：“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于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门，闻而知之者也，其读《中庸》默与文公合。静春见而知者，乃终不以先生之说《中庸》为是，何欤？予尝闻陆象山^⑧门人彭不记名。谓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独称子者，亦是与孟子同时著书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说，亦未尝深非之，而或有省处。象山之学杂乎禅，考亭谓陆子静满腔子都是禅，盖以此。然告子决非孟子门人，尝风静春去“高弟”二字。



【注】

- ①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 ②真文忠公：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字景元，学者称“西山先生”，死后谥“文忠”。
- ③於穆：赞叹词。
- ④引觞：拿着酒杯。
- ⑤聚讼：争论不休。
- ⑥杞柳、湍水之喻：孟子的弟子告子在论述人性善与不善时，以杞柳和湍水作比喻，认为人性无分善与不善。杞柳，木名，枝条可编制筐篮。湍水，急流的水。详见《孟子·告子上》。
- ⑦缪戾：荒谬错误。
- ⑧陆象山：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心学”创始人，字子静，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

慈湖^①疑《大学》

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有私欲实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诚其意。”慈湖杨氏读《论语》有毋意^②之说，以为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学》乃欲诚意，深疑《大学》出于子思子^③之自为，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陆之学所以分也。然夫子之传，子思之论，



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诚”字，是正虑意之为心累也。杨氏应接^④门人，著撰碑志俱欲去意，其虑意之为心累者，无异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尽去意则不可。心不可无，则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谓“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诚意矣，则与《论语》之母意者相为发明，又何疑于《大学》之书也？故考亭先生以陆学都是禅。头领既差；而陆氏则谓考亭先生失之支离。鹅湖之会^⑤，考亭有诗，其略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复斋云：“留情传注翻荆棘，着意精微转陆沉。”象山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转浮沉。”盖二氏之学可见矣。慈湖第进士，主富阳簿，象山陆氏犹以举子上南宫，舟泊富阳。杨宿闻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厅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摄治邑事。象山其有自信处否，学者曰：“只是信几个‘子曰’。”象山徐语之曰：“汉儒几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过否？”学者不能对，却问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么？”象山曰：“九渊只是信此心。”骊塘谓予曰：“那学子应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着。此老极是机辩，然亦禅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极图》^⑥为画，以为周子之说详。简之说《易》，其意盖不取无极之说，以



为道始于太极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注】

①慈湖：南宋理学家杨简，字敬中，因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世称“慈湖先生”。

②毋意：不凭空猜想。《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③子思子：子思，孔子嫡孙。子，对子思的尊称。

④应接：照应，回应。

⑤鹅湖之会：指陆九渊与朱熹就治学方法等在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进行的一场辩论。

⑥周子《太极图》：即北宋思想家周敦颐所撰的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

赐燕涤爵^①

赐酒群臣，无涤爵之文。孝宗赐燕内朝^②，丞相王淮涕流于酒，已则复缩涕入鼻观。吴公琚兄弟亦预燕，上其见饮酒辄有难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后有诏涤爵。涤爵自淮始。

【注】

①赐燕涤爵：燕，同“宴”，宴饮。涤，洗涤。爵，酒器。

②内朝：宫廷之内。